



顧隨書於上海寓處  
時年八十有二  
時值其妻翁靜宜  
先生之子翁同人  
居上海大西路四十號  
翁先生之女翁安  
心居上海  
翁先生之女翁安  
心居上海  
翁先生之女翁安  
心居上海  
翁先生之女翁安  
心居上海  
翁先生之女翁安  
心居上海  
翁先生之女翁安  
心居上海

三十有二日

辛酉年夏月

# 顾随 与现代学人

赵林涛 著

中华书局



# 顾随 与现代学人

赵林涛 著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随与现代学人/赵林涛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2.6  
ISBN 978-7-101-08630-0

I.顾… II.赵… III.顾随(1897~1960)-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7626 号

---

书 名 顾随与现代学人  
著 者 赵林涛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0 1/2 字数 12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630-0  
定 价 38.00 元

---

# 目 录

## 序（顾之京）

### 顾随与冯至 5

一、同学少年 6

二、关于《深夜》、《浅草》和《沉钟》 14

三、各领风骚 19

四、花叶寄情 25

五、同在北平的日子 31

六、联袂登台 36

七、怀念羡季 39

附录：冯至致顾之京书 42

### 顾随与沈尹默 45

一、引入燕园 46

二、“为默老烧香”——学书 53

三、“为默老烧香”——学诗 67

四、诗书往返 72

附录：沈尹默致顾随书八通 82

**顾随与沈兼士 85**

附录一：沈兼士致顾随书一通 94

附录二：顾随《诗三首——沈兼士先生安葬纪念》 94

**顾随与周作人 101**

一、“苦水”和“二知堂” 102

二、走进“苦雨斋” 104

三、为周作人“辩护” 108

四、跋《往昔》及《杂诗》 112

附录：顾随致周作人书八通 117

**顾随与张中行 121**

一、学禅的因缘 122

二、《揣龠录》 123

三、再续前缘 131

附录一：顾随致张中行书二通 142

附录二：张中行致顾之京书五通 143

**顾随与启功 147**

**顾随先生行年简表 155**

后记 159

# 序

顾之京

今天，能有林涛的《顾随与现代学人》置于有关顾随研究的书籍之列与读者见面，还要从我和林涛的相识、交往、合作说起。

林涛是河北大学的学生，他在这里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不过我并没有教过他，以前甚至不知道河北大学有赵林涛其人。2005年底，林涛突然敲开小斋的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说明来意：他偶然在附近的一间小书店里，买到一本《顾随说禅》，读到了其中《古代不受禅佛影响的六大诗人》一篇，稍读几行，即有“拍案惊绝”之感。恰巧他的一位朋友名叫胡杨的女孩，正作为北大的硕士生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实习，两人电话中谈到我的父亲顾随，觉得是个不错的选题，想要写点什么，而又对顾随了解不多，于是径直来找我谈谈。我当时手下正有一部关于父亲的类似传记或评传的九万字文稿，是三年前应一家出版社之邀而撰写的，交稿后社方工作拖拉延宕，再没有下文。这时正好把这一袋底稿交给林涛，作为参考，既省却了交谈的时间，又可免去一次交谈的局限。没有想到，林涛听了我对稿子的描述之后，当即说：“顾老师，您这已经是完整的书稿，直接出版就可以了，我不能用。”就这么一句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的话，竟让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教了几十年的书，把自己的书籍、资料以至讲稿提

供给自己的学生，这是平常不过的事儿，这是教师的本分，我所熟识的许多教师也都是这么做的，而像林涛这样的话，却鲜有耳闻。这深深触动了我，因为这让我了解到林涛为人与为学的品性。

这就是我与林涛最初的相识。本以为这件事过去了，以后也就没什么缘由再作往来，可是没过多少天，一件我根本不曾料想的事出现了。林涛第二次来到小斋，说胡杨想要一部分书稿看一看。我感到两个青年人盛情难却，出于礼貌，将书稿的第一、二章交给了他们；心里却没把这当回事，我想，一份旧日学者的传记，出自一个普通教师的手笔，现在哪个出版社甘愿出这种不赚钱的书？胡杨又只不过是在实习，不出半年就毕业走入了，她再有精神，出版社能重视她这个实习女学生的意见？然而，不曾料想的事情竟然成为了事实。不久，胡杨带来信息，出版社已将这部书稿列入出版计划，并且提出了大量扩充内容篇幅及对全书章节细目作精致安排的要求，且定书名为《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

随着书的完工过程，林涛对我的父亲顾随渐渐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交稿之后，他即设想再出版几种顾随的未刊稿。于是我们开始了合作，整理、校勘、编订了《顾随笺释毛主席诗词》等几种书稿。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和林涛的交往自然渐渐多了起来，除了讨论具体的文稿中的问题之外，我们谈话的内容从没有离开过我父亲的生活经历与创作道路这个主题。林涛思维缜密，反应机敏，往往能从我不经意中透露出来的一些细枝末节甚至“话茬儿”中，抓住我不曾留意的线索，抉出我忽略了的情节，而由此又使我们将话题向纵深开掘下去，有时还能引出一些新的线索或对问题的新的思考。林涛发挥他曾有的档案学专业的优势，时或查询搜索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关我父亲的历史资料。其时，我想林涛头脑中决不曾产生“顾随与现代学人”这个书目，但我们所谈到的、想到的、查到的这些东西，无疑是构成后来《顾随与现代学人》这本书的最初的坚实的根柢。

《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面世之后，在读者反馈的信息中，有人提到：书中关于顾随与周作人的关系所涉太少，甚至有人以为是否作者有意回避。周作人是父亲的老师，师生交往还是较为密切的，书中写及周作人处的确不多，但这对我来说，实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知之甚渺，无米之炊。这一情况触发了林涛探求历史真相的强烈欲求，他通过网络上的线索，很快查明我父亲当年曾为正在以汉奸罪接受审判的周作人出证的历史事实；而这时，我父亲1947年撰写的《跋知堂师〈往昔〉及〈杂诗〉后》一文，也在周汝昌先生提供给我的师生往来信件中找到了……于是林涛产生了填充顾随与周作人关系这段空白的写作灵感，很快草成了《顾随与周作人》一文，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不停地阅读、搜寻、检索、研究相关的资料，陆续写出了《顾随与沈尹默》、《顾随与沈兼士》等多篇文稿。在他整个的撰写历程中，我们仍是经常地交谈、不断地发现；我也把自己知道的、随时想到的、找到的、得到的材料提供给他。就这样，《顾随与现代学人》如水到渠成般地完稿了。

再现顾随的真实形象，尽可能丰实生动地展示顾随一生自青年至老年生活中的各个侧面，是我和林涛共有的初衷和心愿。而透过这本书，若能约略地闪现出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四十年中那一代学人的生活意态、风神情采，则是我和林涛共同的期望，但愿这期望不致成为奢望。

这篇序文拉拉杂杂已经写了一大篇，实实在在是在唠叨家常，也该叫停了，但我最后还要说几句：这本书中关于我父亲的有些史料、有些故事，确是拙作《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一书中“女儿眼中”所未曾见到的，正可弥补拙作的一些罅漏，填充拙作的一些缺失，这是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

2009年7月20日盛暑中草成



顾随与冯至

在顾随先生早年的交往中有三位挚友：卢氏伯屏、季韶（又作继韶）兄弟，还有冯至（1905~1993）。卢伯屏先生早在1939年病逝于四川，之前将所珍存的四百八十通顾随先生的书信交由季韶先生保管。上世纪80年代初，季韶先生将这些信札，连同顾随先生给自己的书信八十三通，整理成册，由后辈自西安携至北京，交给顾随先生三女之惠。这些书信，已全部收入《顾随全集》第四卷，我们今天于是才得睹顾随先生大半生（主要是青年时代）的经历、交游、思想、著述等等情况。伯屏先生长顾随先生数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忠厚长者”<sup>①</sup>，热心教育，长于散文，惜一生漂泊在各地中学任教，默默无闻。季韶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西安师范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上世纪80年代去世。兄弟二人与顾随先生情深谊笃，“七七事变”后奔赴大后方，多所辗转，私务尽弃，惟始终将顾随先生书信随身携带，仅此即堪为文坛佳话，后学景仰。卢氏兄弟与冯至先生是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同乡，顾随先生与冯至先生的相识，便是因了卢氏兄弟的关系。

## 一、同学少年

顾随先生1920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9月，去往山东青州中学任英文教员。次年春，结识同事卢伯屏。1921年5月，由伯屏介绍，顾随先生开始与正在北大读书的季韶通信。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各种同人社团大量涌现。直接的原因，或许是受了季韶欲组织学会的启发，抑或是对季韶等人学会破灭的补救，1921年6月4日，在致季韶的信中，顾随先生提出了一个组织



顾随致卢季诏书

“通讯社”的想法：

你们的学会，可惜销灭了。昨天我同伯屏兄曾议论到一件事，颇与学会相类。就是我们各人都将各人的同志彼此介绍。（就如伯屏介绍先生和我一样。）介绍以后，这些同志——会过面的或没有会过的——便组织一个通信社。人数至少也要十来个人，少了既不热闹，又不易发展。每月轮流作编辑主任。假如这个月里该着我，你们大家便都给我邮稿子，来信。（稿子不拘什么都可以，诗也好，文也好；不成片段的笔记也好；一两个人的私下通信也好。）

1921年7月12日  
美国教育家杜威  
与济南各界于大明湖历下亭前合影，后排右一为  
顾随



我便将这些稿子整理起来，用誊写板印刷，再装订起来，给每人邮去一本。这样一则可以通消息，交换智识；二则也可以鼓励求学的兴趣，将来可以作学会的根基。昨夜我谈到这里，伯屏很赞成，想来先生也是没有不赞成的。在科举时代，文人闲了，都纠合同志起文社。不想现在的读书人，一闲了便嫖、赌、吃、喝。



青年冯至

1921年6月底到次年7月，顾随先生曾在济南《民治日报》做过一年的编辑记者。当时，《民治日报》发行一种“半周刊”，每星期三、六出版，顾随先生是“其中最出力的人员”（1921年7月11日致卢季韶书）。于是，先生又有了进一步的想法，1921年10月20日在致伯屏信中说：“暑假前我们嚷着办什么同志通讯社，归迄也没弄成。现在可否再联络起来，以‘半周刊’为总机关？”其后，无论“通讯社”是否曾以一种什么形式在社会上公开，其实，几个朋友已经在用实际的行动贯彻着它的初衷。几个思想自由、努力上进的青年通过邮路，传递信件、文稿，报告境况、交流思想、互相批评。《民治日报》和“半周刊”自然也就成了大家公开发表作品的园地。

冯至，字君培，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经过季韶的介绍，不久，冯至即成为这个“通讯社”的一员。1921年10月20日，顾随先生在致伯屏的信中第一次提到冯至：“昨日并得季韶弟函并附有冯君培新诗一首。明日为《民治日报》周年纪念增刊之日，遂将冯君佳作登载。俟报出版后当邮寄冯君一份。”次日，又在与季韶信中说：“君培之诗，已在本报周年纪念增刊号中登出，今特寄去一份，祈阁下转交冯先生是荷。”藉此，可以判断，冯至先生与顾随先生通信，当即始于此时。而两书中所言登载

新诗事，怕也是冯至先生公开发表作品的最早记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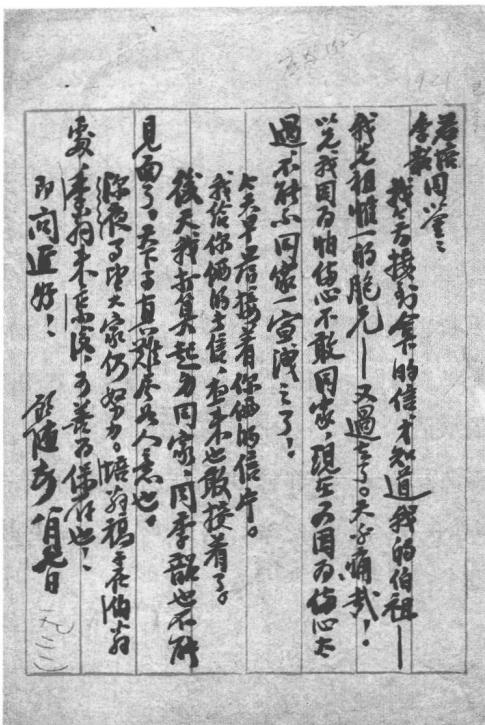
冯至先生在《怀念羡季》一文中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大都不求人知，但对于知心好友，则唯恐彼此知之不尽，尽量把心里想的、眼前看的、读书得获的告诉对方，对方也以此相报。我和羡季由于对伯屏的信赖，很快就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我们写的信如泉水喷涌，又如细水长流，延续了六七年之久。我们信里写的，往往有纵使晤面也未必能说得清楚的内容。我收到羡季的信，不据为已有，常给北京的个别少数朋友传阅。我写的信，羡季也不仅自己读，还在教室里读给他的学生们听。

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于彼此的来信经常可以用“渴求”来形容。一段时间，顾随先生较少得到冯至的来信和作品，便写信给季韶、冯至二人，谆嘱甚切：“君培的近作，千万都寄来给我看。我渴极了，要饮些酒浆了。他如不寄，继韶可强迫他寄来。或不得他的允许，擅自寄来。”（1922年11月20日）又曾有书致冯至、季韶：“过了阴历年，老没有得着您二位的信：不知是怎么回子事……深望二位文友努力潜修，竿头日进，使我好作屠门大嚼也。”（1923年3月12日）顾随先生只在早期写过新诗，而今仅见五题，其中两首提到冯至。其一是《禹临道中口占寄伯屏，代候京都、涿郡诸友》，作于1923年2月，首节即道：“君已到京师，曾见老冯未？诗思长几许？近可有新泪？”老冯即冯至，其时当是在涿州老家休（寒）假。另一则《打油诗一首致君培》则道：“新春小雨细如丝，又向君培索近诗。若问甘陵<sup>①</sup>顾羡季，近来搁笔已多时。”时在1923年3月12日，距前一首仅隔一月。

在一班文友之中，顾随先生最赞赏冯至的文字。1922年秋季，顾随先

<sup>①</sup> 甘陵：清河旧名为甘陵县。



顾随致冯至、卢季韶书（1922年8月7日）

① 孙芸生。

生旧疾复发，“病中发热极烈，思想极消极，一次忽思及身后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托付自己的文稿：“求父亲将拙著杂稿邮冯、二卢、孙四先生<sup>①</sup>校检付印。”（1922年11月4日致卢季韶书）几人的开列次第，头一个就是冯至。1922年11月20日，先生在给季韶、冯至两人的信中写有这样几行抒发友情的话：“冬初大风呵，我该如何的感谢你，又怎样的恨你呵！你增加了我们朋友间感情，却又增加了我们相思的情怀和孤独的悲哀。”写罢忽觉文字不错，便在“增加”一句字旁画起圈儿来。紧接着，又自叹不及冯至文字漂亮：“其实那里赶得上君培文字的漂亮呢！君培在前一封信里说道：‘伴小灯，夜凉透肌，远远犬吠……此时怀人，何须秋雨？’在最近的一封信里说道：‘连刮了三天的大风了，也是应当的道理，风不刮，树叶子怎么会

落呢？’又说道：‘……我也没有文学大家的天材，但我胸中自有一郁结之物，无以名之，名之曰“悲哀”。我要作一个“悲哀的歌咏者”，使悲哀之人得些安慰，快乐之人，也要落些眼泪。’此等笔墨，真如不食人间烟火者。视老顾所作之剑拔弩张，相去何啻万万。”顾随先生之所赞叹者，不独冯至的文字本身，更在乎文字背后所传达的思想和精神。顾随先生评价冯至的作品代表了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居今之世，青年——有知识者——殆无有不觉烦闷者。君培诸作大都是此声之代表。”（1921年12月16日致卢季韶书）此时，两位先生还未曾谋面，顾随先生对于冯至的印象，也全凭往来的书信和文字。对于季韶在信中评价冯至“随遇而安，可称‘乐天派’”的看法，感到“真是怪事”，先生的理解是：“大约是君培天才高出，能超越烦恼，自寻乐趣之故。以著作作标准，君培之脑筋，确比伯屏兄及你我三人健全多多也。”（同前）

顾随致冯至、卢季韶书（1922年11月20日）

